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8



文庫11  
D //  
8

柳田泉文庫

010190548410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四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想見宣子情矜處昔句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杜謂劉累在商為

豕韋氏杜國名在周為唐杜氏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

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四 論不朽



右傳系世金舌

之謂乎。杜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穆叔曰以豹所聞此

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

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祿。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杜廟門孫應鰲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

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况世祿乎。甚有軒輊。

子產論重幣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林言何必沈滅於貨蒲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

與也。杜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

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林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禧按宜作削。我產更妥。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服虔云。焚讀。宣子說。乃輕幣。受輕於改過。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杜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杜為明年魏禧曰。名言鑿鑿。可見古人交情不苟。魏世倣曰。子產寓書於宣子。與叔向遺書規子產同。

子產為鄭病。故起於已叔向為子產故。起於友故。叔向義優。

彭家屏曰。禮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所以使之相交相敬。繼好息民也。然於圭璋則還之。重之。而不敢受也。周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以為之幣。儀禮所用聘物。不過帛錦加玉。用皮用馬而已。未聞以重幣也。晉為盟主。求幣於諸侯。至悉索。倣賦來會。時事用幣者。至百輛之多。其黷貨無厭。為患於中原也。非一日矣。豈先王制禮之本意乎。先王交鄰之禮。

而資以爲利其亂典甚矣齊桓之世不聞有此此桓之所以不可及也夫

張輔致楚師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庚百輔躒力反杜俱致楚師杜挑求御于鄭杜欲得鄭人自御鄭人卜宛射犬杜鄭公孫吉子大叔杜游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言不可與等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杜言在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杜部婁小阜松栢大木喻小國異於二子杜張骼輔躒也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杜兵而行已皆乘乘車杜安將及楚師而後從

之乘皆踞轉而鼓琴林轉衣裝也二子皆箕踞近不告而

馳之杜射犬恨不見禮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林冑兜鍪也二子皆取冑於橐中而加於首入楚營壘二子皆下車手搏

楚人以投其車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杜射犬又皆彭士望曰五皆字精采自

出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

弟也杜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

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杜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魏禧曰二人始既不忙終亦不怒其蘊藉之致可想

有儒將風流但待射犬無禮以致怨幾喪身亦自取

也居上者可忽下大可忽小乎哉

遠子諫伐舒鳩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杜楚人舒鳩人叛楚楚

子師于菴浦杜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

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

杜令尹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

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無辭有庸杜伐叛之道無過四語凡乃還二十五年楚遠

子馮卒屈建杜子爲令尹屈蕩杜宣十二年邲之役楚

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一 卷十四

木伐之及離城杜舒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杜先

鳩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杜五人不及

退而吳人居其間七日杜居楚兩軍之間○禧按師為

亦危道也此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林

正勝負之關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林

相持則慮水雨若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杜簡閱精

遇水雨必為吳獲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杜視其形勢乃可以

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杜吳還逐

本簡師會之林楚人先所簡閱精兵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杜既敗吳師遂前楚人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彭士望曰不掩

且穰生以與薦掩亡者最厚今人

者矣



然明論降階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杜子如晉聘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杜問自降子羽不能對子羽  
 也對何歸以語然明杜說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  
 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說知人妙謂既登貴位而知  
 之非程鄭小人不在程鄭其有亡能覺乎不然其有惑疾  
 所能林註非程鄭謂鄭非知人也將死而憂也二十五  
 魏禮曰不在程鄭亦是在程鄭其有亡覺亦是在程鄭註似不順  
 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虛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穆文熙曰為政必不仁去而後

可以成其仁他日子產寬猛之說本此彭士望曰首句是本領次句正所以成首句處子產養民惠使民義

全副學問在此子產喜樂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

而已今吾見其心矣陸粲曰降階之間未為大失何遽知其死亡此語亦幸而中子產顧

以是取之過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

之土望曰只謹慎正當四字盡之諸葛公得力全在此處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

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彭家屏曰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

夜思之是也臯陶之思永伊尹之永圖衛文之塞淵

衛武之遠猶皆此意也然必本于聞道人必聞道之

後乃能思慮也若平日未嘗聞道臨政雖剗精竭慮

只私意耳私意則有中有不中矣故大學言平治天

下必本原于致知格物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季伯之師也杜前年魯使孟季伯

為晉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杜志

君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杜不為使民

不嚴杜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杜空歸鐘惺曰觀此語

棠姜明矣特借姜為釁耳○禧按廉靜之人亦有知如

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齊棠公杜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

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杜

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杜齊丁公臣出自桓杜桓

取桓杜桓

公偃之祖同姜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杜坎

上困巽下兌上大過史皆曰吉武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

從風杜坎為中男故曰夫風隕。妻不可娶也。杜風能隕

而隕落故曰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杜困六三爻辭林六三處三陽之間進而遇

剛據于蒺藜之象六三上六非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

陰陽徒敵則又不見其妻之象困于石往不濟也杜坎

為水水之險者據于蒺藜所恃傷也杜坎為險兌為澤

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傷也澤之生物而險者

蒺藜恃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妾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杜寡婦曰妾言棠公已當此凶。禘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夏姬之服崔杼之冠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杜因是

又以其間伐晉也。杜間晉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置仇怨於側未有不取禍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杜欲使

乙亥公問杜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杜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命姜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

乎今人嘗有用此故智者人為財色所昏於明白無理處看得有理類如此

遂取之莊公通

二君皆以淫戲射死侍

怒公

難而伐之

齊莊公懿公尤其著者

公來

命姜

疾

不死二

卷十四

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

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振杜

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賈舉林此非侍人賈舉也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

皆死林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莊公所嬖者共死崔子之宮祝佗父林莊公之嬖祭於

高唐至復命不說他活反弁杜祭服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

者杜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杜宰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馵蔑杜平陰大夫公之外嬖

于平陰杜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寵嬖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

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魏禮曰嬰此言雖創論實經論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彭士望曰提出社稷二字指歸凜凜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杜祿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為君私暱者雖無道亦當死此義最精失在為君私暱不失於為之死也且人有君而弑

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杜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趨

劉懷恕曰晏子數語可為處變從君之斷案門啟而入從容枕尸股而哭與

三踊而出觀此則晏子非畏死者豈知崔子之不殺已哉特不自殺耳人謂崔子必

左傳經世鈔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士望曰：喪亂能置死，生度外每得不死。魏世倣曰：子之愚亦知畏民望耶？其先諫伐晉亦近畏民望。着數晏子危行而不死者，賴子之知此也。然子即殺之，晏子固如是行，彼初亦不殺乎？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急遽乃歎。觀此則晏子全拚定一死矣。不顧及當機應猝處千載下猶見其辛已。公與大夫及形聞其聲又妙到底不放社稷二字。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杜：莒子朝齊遇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崔杼子瓜蔓抄者。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南史氏亦拚定一死而特闕邱嬰以帷縛。直轉其妻而不主於死耳。與晏子同意。閻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杜：二子莊公近臣，避難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杜：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士望曰：寫盡古今。行及弇中。杜：狹道。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林：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耳。衆無所遂舍枕轡而寢。杜：恐失馬也。食馬而食。杜：先食馬而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杜：道廣衆得用。

勿法

故不遂來奔。禧按鮮虞奔魯僕質于野以喪莊公二十七年崔杼死楚人召之為右尹。士望日

已有河西備一派

魏禧曰箕子於紂晏子於莊公千古事昏暴當變事之極則也余書簡論箕子云箕子之不死為傳道也然則洪範既陳箕子可以死矣而不死何也吾於是知人臣死國之義也崔子弑齊莊公晏子不死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縱紂暴虐無道自取滅亡箕子可不死也若夫覲顏而立其朝則忠臣之心必不忍是以

去之朝鮮也由是言之故君之無道苟不若紂則人臣不可不死新君之聖雖如武王而人臣亦必不可仕若箕子者所謂處變之臣極也

賴韋曰或謂晏子不死昏主便不當仕於其朝不知列國卿大夫世有分采幾比侯國之於王朝晏子世仕於齊與擇主委贄者不同故不必責以不仕之義而當時之士可仕此國可仕彼國朝齊暮楚原無定義苟非位尊權重恩寵隆篤及當官守職之不可渝者聖人亦不責以必死也若四海一家天下一主則

左傳經世金五  
君真如天之不可逃矣故後世君臣之義重於三代  
以前苟不明於去就貪祿固位以須亂亡卽君如桀  
紂亦豈得藉箕子晏子之義爲口實哉

彭家屏曰崔杼懷弑君之心非一日矣孟公綽能預  
知之而晏子不能格君心之非防患于未然者非其  
智之有不及也莊公多養力士羣嬖盈朝有所恃以  
逐其欲雖晏子之忠賢亦必有不能得之於君者不  
然枕尸而哭三踊而出入賊臣之門如蹈無人之境  
旣能櫻崔杼之鋒獨不能批齊莊之鱗哉誠以其君

從欲有莫可救藥者矣尙論古人者必論其世而後  
可○崔慶盟國人于大宮而令國人與之晏子曰嬰  
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其詞若與  
崔慶若以忠君利社稷許之而實未嘗與之私也郭  
汾陽與回紇誓于涇陽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  
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  
絕滅其詞若甚嚴誓若甚重而究未嘗貶己以從回  
紇之欲也倉卒蒞盟片言定難外不失人內不失己  
用智之急修詞之工皆不可及也夫



鄭伐陳獻捷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杜前在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林當陳

者有并則堙塞之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

百乘伐陳宵突陳城杜乘夜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

師奔墓杜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杜不欲

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謂

賈獲置其辭曰不祥杜雖急猶不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杜欲服

故禁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問杜擁社杜

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杜自囚係子展執

示服陳侯修臣僕之禮而見林子展執馬繮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

美杜即入數俘而出杜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杜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

秋鄭子產獻捷于晉杜獻入陳之功戎服杜軍旅之服

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杜舜為周陶正以

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也與其神明杜舜聖

神之後也庸杜用以元女大姬杜武王配胡公杜闕父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杜言陳周之甥至今賴周

大遠不如即在桓杜桓公之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杜桓公也

事在魯桓杜桓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

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杜陳莊公宣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杜宣十一

舒絨靈公其子成公奔杜魏禮曰忘周今陳忘周之大德杜大德罪太久

者與晉共也杜遠其必言周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杜妙以馮陵

我做邑不可億逞杜不可億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杜妙

鄭伯稽首告杜謂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

晉請伐陳杜謂

三傳經世金 卷十四 七

堙木刊做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做邑心

陳知其罪授手於我林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用敢獻

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

辟也杜誅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杜方列國一同杜方自是

以衰杜差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子產

陳罪復言往年之告則鄭非侵小矣晉人猶以此言難

之故子產之辭益厲不然鄭未嘗取陳土地一圻一同

特以此折辱之耳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

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杜士

不能請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

鄭平杜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

以足言杜足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二十六年鄭伯賞

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彭士望曰只一引典禮對大國無

高臣之位有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  
失禮

魏禧曰是師也有古者征不服之風焉此春秋所僅  
見在五霸之上惜夫鄭以小國介晉楚而不能大有  
爲也

巢射諸樊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  
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魏禮曰牛臣之謀果非孟浪後世常論荆軻爲匹夫  
之勇無益於國惜其事未成耳使始皇死秦疆亦可  
少安扶蘇雖仁非吞併之資始皇崩而天下土崩矣  
則軻之所爲非匹夫之事若責其計疎則無辭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杜修會夷儀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數語足以深折子朱若不拂衣從之則尤善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林言所爭者公忿非私怒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杜二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

左傳經世少襄

黜子朱一

卷十四

示

爭善杜不以德之厚薄為先而爭謂所行為善○禧按

其言精甚叔向聞之必當自悔○彭士望曰爭善

二字對賢者直入骨髓然必務德方私欲已侈能無卑

乎免爭善國語去此一句大是粗淺

彭家屏曰凡值凶人干犯之頃當鎮定從容折之以  
理若人以氣凌之已以氣應之彼此尙氣其相去幾  
何搃由理不能帥氣故輒為所動也叔向之責子朱  
是也而拂衣從之則已躁矣當撫劍之際豈可從之  
時借使無人救之則亦小丈夫之忿而捐軀者矣樂  
正子下堂傷足猶有憂色蓋跬步之間不敢忘親也

叔向為子朱所激而舉動若此一朝之忿幾忘其身  
以及其親豈非血氣之發為賢者累乎易曰包荒用  
馮河言有馮河之勇必具包荒之量叔向其未聞斯  
義者歟

衛獻公復入

衛獻公使子鮮

林母弟鮒

為復

杜為已求反國

辭敬妣強命之

杜獻公子

鮮之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

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

杜子鮮賢國人信之

不

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二語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

以此敗事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杜十四年孫氏欲逐入公瑗走從近關出

遂行從近關出

先事苟且又圖脫罪是老滑行

徑豈所謂明哲耶決非伯玉所為詳雜問

告右宰穀

杜衛大夫

右宰穀曰不可獲

左傳經世沙囊

衛獻公一

卷十四

三

罪於兩君杜前出獻天下誰畜之悼子杜甯曰吾受命

於先人杜在二不可以貳魏禧曰或有以喜為貪權者

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用遂見公於夷儀

反曰君淹恤林淹留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

言杜寬假猶夫人也杜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也杜止死無日矣

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林子鮮若欲踐言多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所為

之足以濟否禱按二語可鑒人之托人以事當視其才與時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杜林孫文子在戚杜林不獨以賢邑孫嘉聘於齊孫襄杜二子孫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

宰穀伐孫氏杜父兄皆不在不克伯國杜即傷甯子出

舍於郊杜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倉卒一哭足國人召甯

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杜衛及大子角書

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杜嫌受父命納舊

孫林父以戚如晉杜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杜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

也杜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也杜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



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林敬心逆於門者領杜

頭之而已。杜驕心易生。禧曰如畫近世士公至使讓

大夫貴公子遭患難情態率如此。

大叙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

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杜在存問之也公聞文古

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能安和大臣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林尋悔其言使止

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

夫策名委贄於君聞難而去難平復反利則享之患

則違之何忠臣義士之愚而明哲之無入而不自得

也衛獻公無道孫林父將逐之告蘧伯玉伯玉從近

關出及甯喜將弑剽而復獻公又告之復從近關出

吾意伯玉當林父之告必正折之曰君天也逐君者

名不可居禍不可測當甯喜之告則曰父出一君子

弑一君而復之是世其惡而增父之過也如是則林

父喜之心或可以少遏且夫獻公無道而伯玉非執

左傳經世鈔

政之臣故責伯玉以死以討賊者此不通之論也獨  
林父喜之訪於伯玉是以伯玉爲賢也觀其訪之之  
詞則心猶未定計猶未決故就賢人而觀其進退焉  
夫心所服者言易入計未成者事易移伯玉不於此  
時折其萌而安其君不過曰雖奸之庸知愈乎瑗未  
聞其出敢聞其入而已視其君之存亡如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賢者之仕於人國固如  
是乎此吾所不解也甯殖臨終屬其子曰名藏諸侯  
之策君入則掩之吾固知伯玉之說之必可行也晉

趙穿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董狐曰子爲正卿亡  
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之曰弑齊崔杼弑莊公晏子曰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然晏子立崔  
杼之門外哭踊不失節當是時晏子之不死者間不  
容髮嗚呼如伯玉者律之宣子則不可律之晏子之  
義其可矣

孔之達曰人臣遇國家之難不能死則先事以去道  
未有易此者也昔宋昭公無道公子鮑厚施於國識  
者憂弑奪之禍於是公孫壽以官近懼及辭司城而

不居子哀辭卿不受而奔魯此二人者皆先時而去  
身不及子鮑之難庶幾所謂見幾而作者不幸而身  
值其事若蕩意諸同死孟諸之難可也豈得偷生避  
禍哉夫蘧伯玉稱衛之君子當孫甯出君廢君時聞  
變而出既定而入卽責以與謀伯玉何說之辭或曰  
趙盾亡不出竟故不免弑君之名若伯玉則可以無  
嫌矣余謂趙盾弑其君董狐書之孔子仍之盾卽越  
竟討賊而弑君之罪亦不可逃何則穿盾之側室河  
曲之戰盾爲元帥穿不用命而盾不討其後弑靈公

盾復使穿迎黑臀于周則穿爲盾之私黨桃園之變  
盾爲謀主而假手於穿也明矣使盾或亡而越竟或  
討穿以說遂可逃弑君之罪則是慶父使卜齮賊閔  
而奔莒可以無罪羽父使賊殺隱而討于蔦氏足以  
掩惡豈不甚便於弑君之賊也哉然則董狐之爲是  
言也何居也盾之同惡情隱而可辨不越竟不討賊  
事顯而難逃舉以責盾使盾更無辭以自飾而其罪  
亦可居耳孔子之惜不越竟正惜董狐不越竟之言  
隱而未明無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者觀其不惜

討賊而止惜越竟可見矣然則孔子以君子稱伯玉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何說乎吾意當孫甯廢立時伯玉必隱而未仕故可優游事外而無觀望中立之嫌不然衛之臣如公孫丁輩且死難矣子展子鮮且從公羈縲卒推輓以歸國矣曾謂伯玉之賢而顧偷生苟免置君不問乎且當獻殤之時君臣相忌政令下移可謂無道之極使伯玉不能奉身而退以及孫甯之難是貪昧無恥之流烏在其可卷而懷也然則孫甯何爲以出君納君之謀告伯

玉曰伯玉雖不仕其德行為衛人所素服故孫甯亦從而咨訪之耳夫子居魯而康子以用田賦問居衛而文子以攻大叔訪又何疑於伯玉柳下惠爲魯士師三黜不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優游不忍去父母之邦以求仕他國嗚呼是亦伯玉之行也

魏禧曰余論伯玉事詳雜問中又有咏史詩云遠貌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闕疑慎其餘孔子賢伯玉後世誤遺書乃至出近關奉以明哲譽豫難必先逃羣誚召忽愚今得達此論足解平生之疑辨

千古之惑矣。然伯玉答孫甯語，雖在不仕時，亦傷模稜，當以韋論為正也。

秦歸印堇父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

干城麋，鄭皇頡杜鄭大夫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欲得情實，莫過於問囚。又莫過於三面同問。又莫過於卒然問之。初無囑托而州犂當面賣奸。

顛倒真偽如此故。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杜

知聽訟之難也。皆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非細人易別識也。」王子圍及穿封戌皆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誰獲子？林觀伯州犂聽說之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証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禧

按此是伯嚭真種子伯宗囚曰頡遇王子弱也杜敗焉林

好直而子孫皆奸佞何哉頡已解成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

其意父與皇頡成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

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杜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

獲杜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

以貨免之杜受楚獻功大名也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

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做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

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杜乃得堇父

李必迎上  
皇意本此

伊戾殺太子痤

初宋芮司徒杜宋大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

取以入杜共姬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林共姬之

見其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杜甚姬納諸御

嬖生佐杜元惡而婉杜佐貌惡太子痤美而狠杜貌美

戾○家鉉翁曰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疎於內交佐日以

親瘞日以疎以至死故居近君之側者自處為難

合左師畏而惡之杜向成○禧按連用寺人惠牆伊戾

杜惠牆氏為太子內師彭士望曰以寺而無寵秋楚客

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林痤與楚客相知請

○土望曰大。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

曰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之謀矣左

師後言誰為君夫人亦以其廢座立佐有力而不見

報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

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內杜戾為太子內

廢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林伊戾詐作

坎用牲加盟書為而騁告公為太子所惡因請以往而

大子反徵驗也有以此讒奸謀易見卒以得

行者宋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殺一太子只消二字後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杜佐母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或謀

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杜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

無罪也乃亨伊戾凌穉隆曰宋平既明知太子素惡伊

大子及徐聞大子無罪又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

向戍之權任不為之衰此春秋所以直稱君殺與晉獻

殺申生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杜習者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林言君夫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林棄非

嫡夫人人氏之馬禧按連玩數事左師洵是老奸巨滑宋呂夷

簡其流亞也與殺大子而無罪左師益手滑心粗自

專恣矣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

首受

杜傳言宋公闇左師諛太子所以無罪而死

魏禧曰使視之所以考其實問夫人左師所以詢於公宋公亦自謂精細詳察太子之罪不誣矣豈知步步精察正步步打入局中耶李泌謂懷愍之手書瑛之衷甲尚不可憑也每事精察者不可不長此一格魏禮曰烹伊戾而不誅戍愾而失刑極矣以其有諸侯之望畏之耶名士巧鄙自古已然○戍依違貪賊開王導楊素趙普一流人風氣

魏世倣曰平公烹伊戾而夫人左師無罪理當廢佐而更立李鄴侯之論唐事允矣○嘗論申生彼壽之死皆所自取瘞則執而見囚出於不得已而死者然使瘞可以幸免則漢戾太子之事瘞必為之而有餘巫蠱之起戾太子稱兵相向雖曰討罪其心實不可問瘞之誣畧與戾太子同但其發也速瘞不及察而已罹於難傳謂瘞貌美而心狠故知其得兵權未有不為戾太子也



復椒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杜子胥祖與聲

子杜子朝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

亡林得罪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林布荆藉相與食而言復

故杜議歸楚事○禧按班荆相與食是極閒事可省語

知然只此五字寫出通家故誼親厚之情悠然如見乃

景也子嘗謂知己骨肉之交當教二家子孫亦相親附

為子孫者亦當體念祖父舊誼不相視為路人看聲子

請復苦心於椒舉為情友於子朝即為孝子孟子曰所

有數代之姻戚數代之朋友數代之臣之奴僕便足見其家

左傳新註

復椒舉

卷十四

三

教之厚驗其福澤之長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

晉楚杜平在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合尹子木與之語

必久而待此時言必有其漸有其機也問晉故也杜事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先一語悅子木其大夫則賢皆

卿材也彭士望曰一語奉承子木如杞梓皮革自楚往

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

有而用楚材實多此下不獨不遠說伍舉并不遠說析

發蓋因王子牟而疑伍舉自是執政之失故先說此歸

段已陰折子木之心而復歷舉利害則愈易入矣歸

生即聲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士望曰均平調劑中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

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

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

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杜酒食賜下此以知其

勸賞也林即此喜心可以將刑為之不舉杜不舉不舉

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林即此憂心可以夙興夜寐

左傳經世少襄復椒舉二卷十四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

敗。魏禮曰以上語意幾于逼子木矣妙在引詩引書引古故作寬行旁博之體聽者便自不迫其主意在畏

刑。却將賞善陪說許多。又添說恤民竟似泛論不入楚

事。處只說已往一似論楚舊日執政之失。子木早已心

動。待其瓜熟蒂落。子木一問彼即乘。今楚多淫刑。其大

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士望曰後四段俱從此句生出

段。段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杜在

四年。恰好事。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晉將遁矣。俱是轉敗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

鼓鈞聲。以夜軍之。林多擊軍鼓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

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此等敘述不厭纖悉鋪張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

子。說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郟。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

靡角之谷。杜在成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林秣飼戰馬食於寢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

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杜在楚失東夷。子

杜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杜在元年。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杜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則雍子

之為也子反與子靈杜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

晉禮曰雍害其晉人與之邢杜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杜林教吳以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杜屬楚取駕克棘

入州來杜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杜事見若敖之亂伯賁扶云反林之子賁皇奔晉杜在

年成七年晉人與之苗杜邑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杜在成楚晨

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

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

杜簡易兵備欲令楚貪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杜子重子

已不復顧二穆之兵王故曰吾乃四萃杜四面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杜傷師燿子潛反林吳楚之間謂火

敗楚子反死之杜並在成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

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入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

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杜

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

楚國豈不為患。又入一段伍舉望歸之情乃妙若不善辭者只知以利害懼楚而已更看其用字用意團活處真善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為椒舉復後之地穆文熙曰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然復之則可益爵祿則不可聲子使椒鳴杜伍舉子逆之。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効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出奔之由既非其罪禮曰不得言非罪而楚又窮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為効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尙有越聲士會奔秦終為晉之良佐哉

魏禧曰指陳已往利害鑿鑿可信雖子木明知為伍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理勢到極的確自不怕人識破本謀但進言次第操縱之妙必不可少耳

左傳卷十四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四年

歸於木藉曰或言大... 不伐鄭何以求

子產不禦小寇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杜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獨鄭伯自行故許惠而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豐於勇晉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杜豐動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杜津名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左傳卷十四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四年

魏禧曰明於國勢敵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

魏世倣曰楚奮其師武以伐鄭如猛虎卒然逼人雖操尺捶而猶思奮子產乃不禦楚何也蓋許靈公以含氏之敗如楚遂卒于楚楚子憫焉而為之出師子產知其必不為害無害而禦之則徒以罷民而啟大國之忿所謂不能搏虎而徒將其鬚者也鄭之多事必自此始若宋華元之殺申舟楚莊王憤怒疾威有滅此朝食之勢故宋雖饑餓食子不得不悉力以禦

而此又非其情然則魯伐邾師及范門而猶聞鐘聲非不禦寇與子產之不禦不禦於外而必戒嚴武備於內故楚終不敢入鄭不然楚人剽悍乘其無備而攻之幾何而不為益之見執也哉是故鄭之不禦守而不戰者也邾之不禦不戰且不守也書曰有備無患當寇者其可輕言不禦乎哉

偽封烏餘

齊人城郊之歲。杜在二其夏齊烏餘杜齊大夫以廩邱奔晉

襲衛羊角。杜衛邑取之遂襲我高魚。杜魯邑有大雨自其實

入。杜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杜人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杜士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

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

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胥梁帶。杜晉大夫能無用師晉侯使往二十七年春胥梁帶



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彭士望曰此必周邑杜諸喪

衛魯宋也周密也必使烏餘具車徒

密來勿以受地為名壯氣懈備弛○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

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封杜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

故詐許封之也魏禮曰觀烏餘狡桀之人

之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

失地者無已效地而封之理可疑明矣而遂執之盡獲

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杜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

亦烏餘之類也乃反為之伐衛成茅執其君何哉蓋

文子之意專在無以為盟主耳林父止於叛衛而烏

餘則侵三國之邑恃晉為藏主以多構難於諸侯不

討則恐諸侯之貳也故其後曰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穆文熙謂以偽封致烏餘何以服

其心是已晉國民罷於兵用兵未必可以得志當時

或有不得不出於詐者然使更有烏餘其人則不可

再試矣吾謂以朝會之禮致烏餘而執之其可詳雜

問○或謂以朝會執之與效封執之同一詐耳曰不

然朝會一定之禮效封則特設此局以陷阱之矣况  
春秋時以會盟執人而數其罪者多也或又謂烏餘  
歸晉有年今乃無故發其舊罪似爲無緒曰范宣子  
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宣子卒而文子新爲政此  
正明禮動刑變革之會也嘗謂誘叛殺降當事者最  
不可輕爲益不特傷吾德義而其法只可一用疑阻  
後人向化之心爲害方大王文成誘淵頭賊而斬之  
余終疑此舉於信義事勢皆有防碍乃有其勢不得  
不出於誘降而其罪又必不可赦者則

因其他罪而斃之一也易人而行  
後患者以他罪誅之可也若本罪不可赦而許以他  
罪則本罪不著無以懲戒天下之惡故尤莫善於易  
人前之人可以再舉後之人可以踵行故曰范宣子  
受之趙文子治之庸何傷

魏禧曰文子旣欲宣盟主之義則莫若用師矣晉多  
爭戰而何獨憚此乎密告四國失地之君會晉師以  
討烏餘易耳烏餘恃晉故四國不敢問聲義以討  
之皆其仇也烏餘雖能逃將去之以威烈執烏餘歸

諸侯地義聲既振天下悅服曉然歸晉之德畏晉之義是此一用兵而息兵多矣惜乎其出於偽執損其威望文子之所以終偷而晉終不競也

免餘殺甯喜

衛甯喜專專未有不見殺者祭仲專而鄭厲誅甯喜專不學無術之而衛獻戮霍子孟惟不知此遂至滅族此亦公患之公孫免餘杜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有理杜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祇成惡名知止也穆文熙曰獻公初亦無殺喜之意但為免餘所者殺喜強耳觀免餘既殺喜而不受卿爵之賞其人賢必當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君欲守信而臣欲除惡對君言此理最得但并此語不尤善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杜俱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杜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杜獻公出時臣之父為孫氏所殺○魏禮曰衛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侯亦能知此耶此亦稽侍中血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

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子鮮曰逐我者出杜謂孫納我者死杜謂賞罰無章何

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杜

甯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

而盟於河杜誓託於木門杜晉不鄉衛國而坐杜怨之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

所以出也將誰愬乎杜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杜自誓終身不仕

公喪之如稅服杜稅即總也非五服之常本無終身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也終身

尊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賢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杜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

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

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尤曰大叔儀

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杜即為卿

魏世倣曰要賂而納君專政而自制固未有不反被

其禍者平鄭貪津梁之邑與黃金白玉之小利以納

晉惠身卒見殺衛莊公入國渾良夫有大功焉一事

加以三罪即數而殺之喜信獻公求入之言欲終其身而執國柄其亦愚矣

魏世儼曰喜守父遺命弒剽復衍較之要賂納君者自有分別專則取死之道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四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十五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諸侯為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左氏先書以為名三字後記請賞二字則戌之舉為利名耳人品可見若使子產叔向為此更事更有大觀處彭士望曰此合縱之祖既結內寵又資外援好人魁傑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杜知兵不必將許之弗許

左傳經世鈔 襄 會宋 卷十五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此與富公論日食免朝意畧同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

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

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晉卿最丙午。鄭良

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節

俎禮也。杜折俎體解節折升之仲尼使舉是禮也。杜舉

也。以為多文辭。杜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戊申。叔

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

武至。杜武命盈追已故言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壬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杜時子木止陳遣黑肱

兩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

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杜使諸侯從晉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

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以秦抵辱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駟。杜傳謁也。杜告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杜從是夜也。林戌還趙孟及子皙

杜黑盟以齊言杜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楚卿

至最後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林諸國各以藩籬為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林晉處北伯

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杜言楚有氣懼難趙孟曰吾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

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州犁之言最義易透此真

乎情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

信以子木之賢而為此言所謂人至死則反常也大宰杜伯退告人曰令尹將

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

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杜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

及三林志言信其數三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

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杜盡斃也杜踏其死禧按宜

句言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以盡斃其所若合諸侯之

死之人見楚不能害晉意舊解似未順杜死非子之患也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也杜死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

因宋以守病杜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不則夫能致

三傳經世少襄會宋三卷十五

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杜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

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

林言不幸而死

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日視邾滕

杜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故假公命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

請滕

杜私屬二國故

皆不與盟叔孫日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據此義可謂義以行權有利國家專之可也叔孫宜受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真有命且無害況季氏之所託乎

晉楚爭先杜爭先敵血晉人日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

也且晉楚狎也

更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日諸侯歸晉之德只

杜語

非歸其尸盟也

杜尸主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晉細不亦可乎

林諸侯為盟小國固必有尸盟主辨具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

不亦可從其請乎

乃先楚人書先晉

杜益孔子追正之

晉有信也壬午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杜一坐所尊禮按宋何以敢客晉大夫

而子木亦不怒耶晉既讓楚先敵故宋又以享位尊晉以平其情而子木得一不復求二也臧紇為客齒明

矣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

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

杜宋城門之外盟諸



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重盟故不書。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杜文襄靈成景以為盟主也。子木

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

不可與爭。至此子木宜大醒悟。衷甲之舉不亦多乎。魏禮日子木亦以與叔向言不能對而懼之。

故發是論耳。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杜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

重隴。杜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杜印

孫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杜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

第側里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杜推善子於其君。

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

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大叔喜於相遇。印

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

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三傳經世沙囊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杜言必死也。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林年豐也。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在上不忘降。杜賦草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杜賦蟋蟀

日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奇語向戌固張說呂夷簡之。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

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禧按。弭兵之後。晉楚終世未嘗構兵。而中國相侵伐者。至定哀間始有之。蓋亦幾五十年矣。然則向戌之功。安可誣與。削而投之。杜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

杜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賴有。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杜子罕。之謂乎。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魏禧曰：叔向守信固是。然衷甲則卒然劫我于壇坫之上。雖欲左還入宋，宋雖欲死助我，亦無及矣。向微州犁之諫，趙孟叔向必危。損威辱國，與單使守節致死者不同。吾謂爲趙孟者，當召戍而語之，轉使其責楚楚，知其謀，又失義於諸侯，計必沮而向戍以首事之人，持之必力護晉，必周也。觀弦高犒秦事，亦可見。○任安世問曰：子木言事利而已，焉用有信？楚人詐悍久矣，使楚以向戍之告，謂晉知其謀，必以我備盟而劫之，奈何？若恃向戍而向

子木善利之所在保

鞅之虜公子卬

者乎？且子木本謀原是不顧向戍，而可恃耶？然則雖使戍以趙武之言告楚，及盟時仍當爲備，以武士供執事，使令若鴻門之宴，沛公得樊噲以脫難，而後可乎？曰：子之慮周矣。然古人知彼知己，有智足以料氣，足以奪而不必多爲之備者，此意又須進一格，否則郭令公單騎見虜，光武輕騎按行銅馬營陣，又豈敢耶？○戍老於世事，往反晉楚，以成言可謂數矣，而不先定主盟之人，何其疎也。晉之能讓，幸矣。晉楚交爭

奈何成爲置二器于庭使二國率其從諸侯各于其方歃之旣而交相歃若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也亦所謂禮以義起與吳正名問曰然則宋從何歃曰宋爲主合諸侯之好不與歃可也或使二大夫焉各從晉楚之屬曰二人從其一必正卿矣則正卿重奈何曰有嫌焉避正卿皆亞卿從可也○子罕削而投之極是有見解力量人然其說甚偏當時苦兵久矣暫得休息亦是大幸如子罕說則武王之橐弓矢放牛馬亦非矣且彼只言不相侵伐未嘗言銷兵毀甲

也若成以此難子罕則子罕無辭以對而削之爲無名矣子罕但當言兵未必可弭勞民費財而已專其利則善耳且兵弭而賞則兵勁而誅誰任其咎傳曰與于青之賞者必與于青之罰也○此篇敘次事情言語迤邐點綴閒雅如畫結處有輕烟抹樹之致魏世儼曰子罕直斥請賞之非并沒其弭兵之功而罪之君與之邑而遽削之豈人所克堪乃戍之言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尤人所難能矣

慶封殺崔氏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杜曰偏喪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杜無父曰孤蓋東郭曰棠無咎杜棠公與東郭

偃相崔氏杜杼既取妻遂以姜弟崔成有疾而廢之而

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杜謂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

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必從

上大恐害夫子杜崔敢以告林崔慶同功一體慶封曰

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杜慶封盧蒲癸曰彼君之仇

殺崔氏一 卷十五 九

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杜君謂莊公崔杼所弑

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

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

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強大之家一遭內亂便有此光景求人

使駕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杜圍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

氏有福。止余猶可。杜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一。也是何敢然。林是崔成崔彊何故敢如此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

可知國人久怨崔氏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

嬖復命於崔子。善戲諱兮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

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辟即避不必作闕解陳太子及司馬妻俱逃墓免辛巳

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全為此一着彭士望曰傳似作不了語令人想味

魏禧曰。此天假手以報崔氏。不然何滅之易也。觀季

武子廢長立庶。賴閔子馬正言導之。公鉏安富。悼子

安位。父子兄弟皆全。今成彊不能忍。致殺身滅宗。此

可為父母而有偏愛者之戒。又可為處異兄弟而爭

競者之戒。人亦何為偏私爭競。徒自害而快仇讎之

心耶。○季氏以閔子馬而全崔氏。以慶封而滅賢人。

之利小人之害如此人可不慎所與哉然慶封奔而家滅亂人者終自亂處人骨肉之間其爲閔子馬毋爲慶封可矣詳崔成論

魏世儼曰慶封謂崔慶一也因人家難遂覆其宗此昌黎所謂指天日誓生死真若可信一旦臨利害反顏若不相識擠之又下石焉者嗚呼小人之黨故如此哉

彭家屏曰齊崔杼之弑君也及其身而覆宗晉欒書之弑君也至欒盈而滅族近則於其身遠則於其子孫從來亂臣賊子鮮有克免者

子產知蔡侯不終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林是

于况反。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以為二字妙

乃出其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

竟爾認賊作子。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

久土成龍矣。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班杜通太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林凡人

如此者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為三十年。蔡世子班所為

其君傳。○安祿山朱溫偏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

而免者

左傳經世金 襄 蔡侯不終 卷十五 七



魏世儼曰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弑於其臣蔡侯弑於其子卽不傲惰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彭家屏曰敬德之與也能敬則心常收收則事無過舉不敬則心常放放則無所不爲淫亦放之一節也蔡侯之不終其精神意氣之間先有以傳之矣

子產不爲壇

孟季伯

林仲孫羯

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不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

三傳經世少襄

不爲壇一

卷十五

三

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若晉人則聽其辭而謝之矣。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

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

震下坤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杜復上六

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其願。杜欲得鄭朝而棄其本。杜不復歸無所是謂迷復

杜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杜言楚子

又無所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得諸侯也。杜言楚子必死君往

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

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奴杜烏犀曰帑在楚之分

周楚惡之。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外

僕。杜掌次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

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

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左傳經世金 卷十五 古

不為壇二 卷十五 古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魏禧曰世人儘有好大誇能昭不美以示人者如禮至銘鼎之類○子產不為壇便不甘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慶封奔吳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杜封政為政以付舍不自則

以其內實杜寶物妻妾也遷于盧蒲嫫普結氏嫫家居易內而

飲酒數日杜封與嫫交易其內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

使諸亡人杜辟崔氏難出奔者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林能捕執得

而反其身使故反盧蒲癸臣子之林即慶舍有寵妻

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禧按語云不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杜言舍

○易內而飲是大奇事宗不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

余辟是絕奇語然癸猶可恕

取所求三字模稜得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嬖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使執

寢戈而先後之杜寢戈親公膳曰雙雞杜卿大夫饗人

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泊饋杜御進

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杜皆惠怒所謂

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公孫怒乾餽

德慶封告盧蒲癸杜以二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杜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

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彭士望曰平有盟

可也子家杜析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人必誠信然後

世亂告北郭子車杜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杜子

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杜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

得禍作而問何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杜慶封時

於六軌之道凌雅陰曰崔杼為無君之言文子既與

知之齊將有寇文子又逆知之乃不能匡君闕失陰折

若人哉彼其相十乘之馬守百車之木特躡躡自好者

爾文子曰可慎守也已杜善其不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非徒示之也益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

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文子

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林為卜無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杜無字泣乃使歸慶嗣杜慶封族聞之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杜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杜祭歸猶

可及也子家弗聽所謂天奪其魄亦無悛志子息杜嗣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戍舟發梁林戕害其舟楫發壞其橋

梁不欲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吳正

得救難名曰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入以與殺父之

事視其父若路人之有深怨積仇惟恐人殺之不力而

操戈以助之者何哉吾故曰雍姬殺夫而不能死棄疾

之罪人也盧蒲姜雍姬之罪人也夫無父子之恩者安

有夫婦之義矣殺舍以報君即當殺姜以報舍上除不

忠下除不孝而已亦可以解其不避宗之罪雖然癸發

臣也何足如此癸告之穆文熙曰夫但可不知而已姜曰夫子杜謂

復此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

乙亥嘗于犬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此告

與示兆同一作用或姜故設為此告而冀舍之悟耶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杜至

麻嬰為尸杜祭慶奘為上獻杜先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如此散蕩無備吾不知陳氏鮑氏

之圉人為優林二家養馬人為戲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杜絆之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杜里名優在樂高

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杜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

優故四族因着其甲子尾抽桷擊扉三杜桷椽也扉門闔盧蒲癸

左傳經世金襄奔吳三卷十五七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君死四年而癸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而

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乎其出於莊公之嬖倖哉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

杜屋棟以俎壺投殺八而後死。林俎壺皆祭器遂殺慶繩。杜卽美也戶結

反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

服而如內宮。林稅祭服往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

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杜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

嶽。杜里名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杜光鑑形也展莊叔。杜魯大夫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林竭民力而為車人必困瘁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

謁人。以奉已宜其滅亡也。

祭。杜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使樂師誦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杜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古侯子夷

昧。予之朱方。杜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論定天其殃之也。至言然人當富貴只信天意私

厚決不想到此將防患慮禍心勝一共將聚而殲旃。齊

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杜。為。昭。四。年。殺。慶。封。傳。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

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邱。及慶氏亡。皆召之具。

左傳經世抄襄 奔吳四 卷十五 六

禧按子文  
晏子所見  
皆如此一  
時賢人如  
伯張免餘  
之徒盡然  
蓋處亂世  
之至計

左傳卷之五

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擲殿其鄙六十杜別都鄙以擲

殿邊鄙六十弗受彭士望曰無故有擲殿之賞則晏子

邑與晏嬰平日隱忍宣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

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

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足欲二字故亡吾邑不足欲

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甚可玩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擲殿乃足欲醒世人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擲殿非惡富也醒世人恐失富也至

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

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杜猶謂之幅

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

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林

公還以為忠故有寵釋杜放盧蒲嫫于北竟求崔杼之

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

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杜崔氏吾獻其柩於是得

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杜更殯之以

其棺尸崔杼於市杜崔氏絀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

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穆文熙曰  
慶封之惡  
皆盧蒲嫫  
助成之慶  
逐而盧何  
以得放齊  
為無刑矣

左傳卷之五 卷十五

魏世儼曰崔滅於慶慶亡於盧蒲癸王何非莫逆之友即寵幸之臣然天道不惴小人之性未有不反噬亦未有不禍反其身者吁可鑒也

公治致邑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邲敖杜康王子熊麋也即位王子圍杜康王弟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杜言楚君弱令尹彊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邲敖張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杜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杜問公起居夫璽書謂書上加印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杜致季氏使命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杜發書乃聞之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治

左傳經世錄 襄 致邑 卷十五 三



曰吾可以入乎

杜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

公與公冶菟服

杜以卿服元菟賞之

固饒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何為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

於季氏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

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

林季武子若就其家

見之○禧按公治守信類衛子鮮

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菟服斂

非德賞也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林

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

魏世儼曰晉昭侯封桓叔師服

敖而使圍為令尹子羽知其不昌為人君者不可不審也

伊祝曰發其貪詐而不能正其罪傷國體矣

闞弒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闞。

林吳別越俘之使以為闞人彭士望曰怨家刑人犯此

戍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以刀弒之。

魏世儼曰置戎首於卧榻之旁未有不速禍者推赤心以待人如光武之按行銅馬營郭子儀之單騎退虜豈易易者故來歙費禕禍皆不旋踵也則俘人以守舟驕忽尤足戒

鄭宋賑饑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林即罕虎也。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妙杜在喪故以父命也。六

斛四斗。日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林鄰近於善人。民之望也。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妙林貸而不書於策。施而不以為德也。為大夫之無者貸。林子罕為宋大夫之無粟者貸。

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林子罕。宋之樂。林子罕。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左傳經世沙襄 鄭宋賑饑 卷十五 三

焉其以宋升降乎

魏禧曰觀子皮子罕之賑貸家亦富矣何以賢也古者大夫有采邑之入賜賚之渥非後世宦資狼藉者所得口實○世倣問曰罕樂貸粟與陳氏厚施將無同乎曰陳氏無故為之立意為之志在專國政也罕樂有故為之偶一為之志在體國恤民而已此公私之異也

晉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

杜平公之母杞女

故治杞

杜理其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

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

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衛犬叔儀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肆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肆杞也肆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林孔甚也云猶旋旋歸之

晉不鄰矣其誰云

之齊高子容

杜高止

與宋司徒

杜華定

見知伯

杜荀盈

女齊

杜司

馬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  
侈將以其力斃杜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穆文熙曰專侈皆足以致禍而  
專則其勢賊人故人實斃之將及矣名言杜為此秋高其禍又甚于侈可不戒哉  
年華定出秋九月齊公孫薑公孫寵杜子尾放其大夫  
奔陳傳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日出奔杜實放罪高止也高止  
好以事自為功林好掠人之善自為己功且專故  
難及之

次叔齊治杞田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  
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  
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晉侯使  
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杜使魯歸所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杜不尙叔侯之取貨公  
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杜八國皆晉所滅皆姬姓  
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魯侵杞田使盡歸之亦不為過然平公特  
為母故非伯討也故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  
叔侯正言以折之

夏餘也。而即東夷。杜行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

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

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杜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善於議論。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

之也。

魏世儼曰。不治杞田。則無以洩悼夫人之忿。盡歸杞

田。又恐失魯。失魯則恐諸侯解體。女叔齊所以為得

宜也。舉晉先君所滅國。而不及近事。不觸忌諱。足徵

立言之妙

季札歷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

死乎彭士望曰初交便說不得好善而不能擇人如此

得死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與士庶而任

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杜魯

公故有天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杜此皆各依其本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杜猶有商紂然勤而不怨矣為

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杜淵深也亡

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吾聞衛康叔

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杜聽聲以為為之歌王杜

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杜宗周隕滅故憂思

不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杜美其有治政之音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秦本在西戎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

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杜泯泯中庸險杜當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林此晉詩也而

虞始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

久乎自郇以下無譏焉杜以其為之歌小雅杜小雅小

之曰美哉思而不貳杜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林怨商

能忍而其周德之衰乎林衰小也此周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杜謂有殷王餘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

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佞

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

不貪處而不底杜滯也行而不流五聲杜宮商角徵羽和八風八

方之氣謂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杜須有殷魯故曰盛

德所見舞象箛朔南籥者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杜象箛舞所執南籥以曰美

哉猶有憾杜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舞者杜武王樂曰美哉

同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杜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

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杜禹樂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箛者樂杜舜樂曰德至

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舞

篇數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杜餘祭嗣立故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士望曰與人一而

子不可施也無邑無政乃免於難見大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獲所歸難未歇也知微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賢

是以免於樂林雅子高尾之難杜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

如舊相識士望曰爽氣素心遂為古今佳話與之縞杜繪也帶子產獻紵

衣焉杜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

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穆文熙曰子產為政裁抑公族適衛說蘧瑗。杜伯

史狗。杜史朝之史鮪。秋杜史。公子荆。南楚。公叔發。杜公

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聞鐘聲焉。林聞孫文子奏樂擊鐘之聲。曰異哉吾聞之也。辯杜猶而

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

以樂乎。杜衛獻公卒未葬禮為舊君有服。士望曰不

眼中看不得。遂去之。杜不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賢亦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說叔向將行謂叔向。士望曰看他流連欲篤。曰吾子勉之君侈而

多良。林晉君汰侈而多自賢其臣。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厚施

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魏禧曰季札所至則必知其國之治亂必交其國之

君子與人言必中其得失而慎其利害豈徒以知樂

為賢哉此千古游客之師漢郭有道其流亞與

彭士望曰弔古評今儼然月旦為物望所歸是開三

吳風聲第一人。○又曰無不先識之豪傑札固以識

著而風流文采照耀古今吾意中極愛此等人物

子產論駟良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

與否在此歲也林言禍亂方興駟杜子良杜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大臣不和為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侈而愾

彼力反杜狠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大臣之爭只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朝廷之爭以惡至無日矣杜為此年

傳奔

可鑒

左傳經世少襄 論駟良 卷十五 三

趙孟謝絳縣老人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杜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杜以無子息有與疑年使之

年食必序齒為坐次有與其年老相曰臣小人也不知

紀年似者故使之自言其年舊註未是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

日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四百四十五季末也凡

甲子一周六十日其未甲子至今日癸未止二十日故

云三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仲叔惠伯會郤成子于承

匡之歲也杜在文是歲也林兼言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杜叔孫僑如叔孫七十三年矣。林自乙巳至今年戊

午首末七十四年而日七十三者蓋計其全數而言滿

年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林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

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傍始身當為亥字此是老人始

生至今之日數也蓋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六百

六十日也。凌稚隆曰史官趙名古亥字二畫在上三

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猶置也。如往也。除下

亥上二畫往置身傍二畫為二萬二六為六千六百六

旬此是老人初生至今之日數也。因亥畫似算士文伯

法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之義。士文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凌稚隆曰凡一甲子

為六十日總之合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未之甲子止

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杜屬武召之而謝過焉。真宰

彭士望曰七十三年於世事其與有幾世俗較量鮮不

心慢而文子謝過殷勤淋漓愛重一片虛心至誠使干

載抱負人讀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也。杜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

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杜

衣服以為絳縣師。杜掌地域辨而廢其輿尉。林以絳縣

之官以為絳縣師。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輿尉之官

役使孤老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

晉未可媮也。杜薄也。善于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杜士

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杜傳言晉所以疆不

失諸侯且明歷也

魏禧曰。古之士大夫。未有不博學通古今者。金哀宗曰。今之進士。問以唐書。尚不能對。噫。近世士大夫。豈獨不知唐書哉。嘗有貴登三事。而歷代國號世次。不能舉似者。吾以為其害皆自八股而益甚也。魏世儼曰。趙孟謝過。且使鄰國加敬。文過者自以為智。大愚大惑之人矣。

澶淵之會

或叫於宋大廟。突起杜曰。噫。噫。許其反出出。杜。噫。噫。熱也。

烏鳴於亳社。杜。社。般如曰。噫。噫。杜。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

姬卒。待姆。杜。茂。杜。林。伯。姬。待。姆。而。後。下。堂。故。為。火。所。焚。

右。日。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日。婦。人。之。義。君。子。謂。宋。共。姬。

彭。士。望。日。與。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杜。從。也。杜。伯。姬。

晉。申。生。同。謚。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杜。從。也。杜。伯。姬。

十。左。右。伯。姬。貞。德。守。死。不。違。公。羊。謂。其。婦。道。盡。矣。而。左。

氏。譏。其。不。婦。婦。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

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衛北宮

他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

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林寵謂族也。族與名皆棄。不書。詩曰。古人每有此引詩書文不通處。然文甚可誦。

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

杜傳云。既無所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杜君親有隱。故畧不書。魯大夫以示例。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

會還。見孟語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且苟。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至理杜益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林使季武子早與韓宣子樹交道之義。君子也。杜言韓起

有君子之德。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杜使韓子早為魯備

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

足與也。魯其懼哉。如此可謂識時務得先着。季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

矣。吾季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杜如

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杜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魏禧曰：伯姬可謂難之，又難。史更精義。○伯姬賢者之過，似宋代道學左氏女而不婦四字，簡而括正而通。然則為女之義，雖當災不姆而死可矣。

鄭殺伯有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奇杜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

杜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杜布路既而朝。杜伯有則又將

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

之。伯有奔雍梁。杜鄭地醒而後知之。妙遂奔許。大夫聚謀

以處駟良之道。林鄭大夫聚謀所以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

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伯有而末明言與子產意畧

同。罕。杜子駟皆。杜子豐同生。杜三家木伯有汰侈，故

左傳經世妙襄殺伯有一卷十五



不免杜伯有孤特又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林時人或告

哲之直助三家之杜黨也言不子產曰豈為我徒以駟良為黨國之

疆以其攻伯有林國家之有禍難誰或主疆直難乃不

禍難誰知所做能預知其所終做姑成吾所杜欲以無所附

生杜言能彊能直則有方爭姑成吾所著為所彭土

望曰此乃公正莫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

不及謀杜不與於國謀而遂行印段從之魏世倣

然從子產行開東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

焉林言子產不順駟氏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

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

之入亦異日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

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

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日子皮與我矣癸

丑晨自墓門之瀆入杜墓門因馬師頡林即羽頡子羽

官介林甲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杜子西率國人以

伐之皆召子產杜駟氏伯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

所與兄弟恩等要當助順伯有固侈然以世行使子皙

禮之未為大過以此致死但當論恩耳故子產不失兄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子產於

多恩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鄭

左傳經世錄 卷十五 殺伯有二

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

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復命

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杜駟盟

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杜游書

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斷○張洽曰良

蓋有罪焉春秋舍黑專攻之罪而罪良霄何也伯有所

為有喪亡之道既亡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

春秋所由正名也於子驕之卒也敘法杜子驕公孫將葬

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杜會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且杜降婁至婁也周七月神竈指之日猶可

以終歲杜指降婁也歲星歲不及此次也已林歲星不

婁之次伯有及其亡也歲在娠子須訾茲之口杜娠訾

必先亡也璧二十八年歲星淫在元枵今三十其明年乃及降婁

年在娠訾是歲星停在元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

僕展杜鄭大夫從伯有接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

縣杜晉大夫雞澤之會杜在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

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淺以宋之盟故

不可杜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杜子罕為馬師杜代

魏世儼曰晏嬰侯崔氏啟門入哭三踊而出子產斂

伯有氏之死者殯之其不避禍之心畧同而卒免於  
難世人於親厚至患難而去之自以為明哲保身而  
身不保名亦不附者真枉作小人也  
彭家屏曰古者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故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為其有節也後世過焉沉湎而不知返而酒  
禍作矣子反鄢陵之役伯有壑谷之飲皆其明驗也  
大禹疎儀狄武王作酒誥良有以哉

子皮授子產政

鄭子皮授子產政國之正卿未死而授人政者楚子文  
晉范武子鄭子皮而已○孔之達曰  
人有才知識力高於我者但置之左右使為輔佐尚  
濟事不得處不如其人當國軸操縱由之也故子皮  
自知不及子產必委政以授之且曰虎帥以聽反將已  
身做一幫輔之人此等處不特見大臣休容之德其識  
力自是不可及又云如適晉用幣在辭曰國小而偏杜  
子皮當日不免益見授政不可已處辭曰國小而偏杜  
近大族大寵多八字說盡鄭國情事未為政不可為也  
子皮曰虎子皮名帥以聽誰敢犯子極擔當所以為妙  
子善相之國無小不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受之有  
事杜欲伯石杜公孫段賂與之邑楚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日  
以靖國也范武子讓郤克

為政曰使逞其欲諸葛武侯不禁法孝直得行其意皆此道也○妙在先事而賂若王猛于鄧羗畢竟輸一著然猛應急救敗不惜體面處又當如此○謝文海云子有事伯石必此一事少他不得故立一名日以賂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為相者不可不知此人但知忍垢如此哉然在王茂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弘為之又得一失一矣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將焉往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二語足醫千古大臣忌足醫千古人君吝官惜賞膏盲之病何愛於邑邑將焉往二語千里之地以王信越韓魏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學士天下文章莫大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於是識得此意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吳起申不害商鞅又是各人學術不同學者須細察之○待其所歸四字深穩員妙經權具足又妙下一如字煞見子產緊手狠手在至寬至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觀其辭卿則知卒與之緩處則賂邑之舉遂成作畧若因其歸伯有既死使大史命邑而輒奪之則前賂為可羞矣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惡其為人使次已位妙妙既示尊寵以安其心又勢近地迫其舉動皆得知而牽制之然此等須度我力能制彼乃可否則引盜入室抱虎而寢我未制彼而先為彼所制子產使都鄙有矣又不若推而遠之使不得以間我也子產使都鄙有章杜國都及邊鄙上下有服杜公卿大夫田有封廬

授政二  
卷十五  
田有封廬

井有伍。此即保甲之意。士望云春秋列卿大人。大夫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先施而納交則善者固因字尤妙。豐卷子將祭請田焉。

因彼之覺乘機而不勞則惡者摧。豐卷子將祭請田焉。

林請田獵弗許。威者又在政行人與之後恰值此事理。

直名正子產便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已。以芻豢為

放手做開矣。曰唯君用鮮。野衆給而已。以芻豢為

足。子張怒退而徵役。杜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

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杜請於公三年而復

之反其田里及其人焉。杜田里所收入。請田里不獨

禱按豐卷徵役子產之力豈亦所以安強家之心。亂國之大者子產禁之不服而肯身為之乎子產與豐

卷相攻助子產者必眾子產而奔助子產者尤眾故出

奔以張豐卷之罪而激眾人之義且子皮之前言曰虎

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豈輕於去國者哉不然身為正

卿國所賴以安危而遽以一人之怨棄國亡家其愚躁

亦甚矣至於請田里反所入義類甚明。子產奔晉此

等事輕學不得若非恃有子皮則恐如陳餘之解印綬

弄假成真悔無及矣。宋蕩澤之亂華元自奔幾於不

反其魚石五人出舍雖上不從華元之止頃刻而決濫

閉門矣合子產事觀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便知事機作用所在。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

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就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

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曰眾怒難犯從政一年與人

安大得力處多也。大安彼與人何能為故曰為政不難

不得罪于巨室剛柔強忍煞有次第在。又須知凡為

政者必順民情而立法有不便於豪彊或不便於十中  
 一二人此等入即騰蜚語要於大眾之民心無干也為  
 政者不可為其所惑然又不可如商鞅用一切之法王  
 荆公謂人言不足畏蘇東坡云不從眾多之口而從人  
 心之所不言而固然者最是妙論○此與入如今一二  
 無賴秀才出無頭帖稱兩學公約者名假輿人却口中  
 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看他恨裕衣冠伍田疇只是平  
 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耳其他樸素馴良之人  
 固多也後三年則并豪侈侵占之人亦服其法之良  
 意之厚矣莫徒作愚民難于慮始易於樂成看過

魏禧曰子產舉動與諸葛武侯如出一轍余嘗謂二  
 公人品治術亦甚相同○子產為國作畧孔明得後  
 一半處多王導純用前一半便已各成功名矣○古  
 人任一官處一事皆先有一定主意其平日學術講

求已詳及任事時全副力量做到底故其志可行其  
 言有效諸葛出草廬之言姚崇入相之對一一如取  
 諸寄皆是此意如子產姑先安大一語亦是做手主  
 意今人當事大之宰相小之守令胸中漫無成竹縱  
 有清忠之心亦只隨事補救安能成功哉欲為救時  
 之相者不可不熟讀此篇

彭家屏曰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  
 洫廬井有伍國人至欲殺之及為之三年國人又從  
 而頌之明湯紹恩建紹興石開始事之際怨讟繁興

及聞成民受其利又從而祠之愚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大都如是也然凡易民俗用民力必確然知其有利無害必成無虞然後斷然持之以要其成功雖蒙眾口而有所不避為其所利賴者永也若好動而慮淺喜事而智疎務整頓則多事更張急功名則大興力作究之事不可行勢必中沮始謀不臧終悔何及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記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凡負有為之才懷利民之心者又不可不知此義也

立昭公

公作楚宮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

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杜謂魯人薄之故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杜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

卒毀也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禧按毀者死而不哀者立不待乾侯而知魯之衰矣○凌稚隆曰書

法子野與子般子赤無異辭或季氏因子野賢忌而圖之而以毀言於朝與己亥孟季伯卒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杜齊蓋稠穆叔不欲穆叔

左傳經世少襄立昭公卷十五

每事最知大體。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杜子野何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二字妙時人以昭公為知禮正在此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林後二十五年，果攻季氏。立禚之權在季氏，故穆武子叔以此言動之。其後事適合耳。穆叔豈助季氏者。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林衰喪服衽易其裳下復如舊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可見其嬉戲無度。杜為昭公二十五年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年公孫於齊傳

滅性危身則無後，滅性無後則非子矣。先王制禮使不肖者企而及，賢者亦必俯而就，而不使過節。所以立人道之極而防其流也。襄公死，子野哀毀而卒，過也。人有至性而未聞先王之道，其有合乎若昭公者，當大故而有嘉容，忘親甚矣。與居喪食肉者相去幾何。吁！是又子野之罪人也。



子產毀晉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如此舉動奇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舍也高其閭閥

林開閭也里門曰閭閥門也衡門謂之閥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杜無令客使憂寇盜

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

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

句請命林士文伯名句字伯瑕與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做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做。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鳥杜以時填莫力反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杜主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林巡其當否。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彭士望曰二語尤柔遠最切要事。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杜晉離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

人杜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杜猶

災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杜召見之命不可知測。若又勿壞。是

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

魯喪。亦做邑之憂也。杜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林受也謂居之。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

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定也。猶矣，其知之矣。杜謂詩人知辭之有益穆文熙曰：「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魏禧曰：「詞令典質，與他篇員活擒縱者又不同。」

子產使能

十二月，北宮文子杜北宮佗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杜用聘禮，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杜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杜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  
 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  
 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凌雅隆曰  
 城內裨諶喜靜而惡囂故能謀事於野而不得謀於邑  
 邑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乘與之共乘也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此如  
 說有禮妙惟能使乃有禮諸葛公  
 謂椽文武兼資為博雅同一妙語

魏世儼曰此篇曲盡用材之妙諸葛公所  
 廣忠益者子產已先行之矣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

杜鄉之學校

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

禧按此語非然明本意聊以探子產且然明子

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林早見日朝暮見日夕

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

真宰相語彭士望曰虛懷實用以為雅量祇看得一層

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

真識時務語

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仲尼以下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魏世儼曰。全無物我之見。惟以治道為心。如春風駘蕩。萬物豐阜。想見子產當日識量。

子產論尹何為政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杜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一喻只。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警切於三喻中。又雜此一喻。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二喻。突說。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

禧按三喻  
錯出情意  
懇切稠疊  
不獨法致  
可喜

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三喻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彭士望曰誰人說得此四字出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日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士望曰子皮真死心塌地服善人令千載下讀之感涕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絕不用知已感恩語一語說

盡古今忠臣諫士苦心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

鄭國杜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魏世儼曰子皮使尹何為邑如季路之使子羔為費宰特婉轉出之然子產篤朋友之誼子皮虛心受善千載令人健羨

彭家屏曰開元初姚崇與盧懷慎並入相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論者不多崇之能而多懷慎之能讓能也以為秦誓所謂實能容之不

過是也子皮知子產之賢而讓以執政用其善言而  
自知不足真所謂無他技而能有人之技者矣子產  
之能為鄭國由于皮之能用之也其度量不有大過  
人者哉是可以風後世之為宰執者矣

左傳經世鈔卷十五 終

48-12369

